

一场水幕大秀，藏着千年文化的传承密码——

月映武夷：看朱子踏歌成儒

□张俊博 文/摄

星空下，父子温情对话。

艺术化呈现朱熹跋山涉水、寻师访友。



剧中，傩舞演员围着朱熹，舞步粗犷。

崇阳溪畔，藏着一场宝藏演出《月映武夷》。

——《月映武夷》看什么？

——看朱子踏歌武夷、终成一代大儒的人生之路。

——朱子是谁？

——朱子，即朱熹，比肩孔子的“千古大牛”、儒学巨擘。

蔡尚思先生题词为证：“东周出孔丘，南宋有朱熹。中国古文化，泰山与武夷。”

想要了解武夷山，不妨走进《月映武夷》剧场，在山水人文的光影盛宴中，读懂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魅力所在。不同年龄的人群，都能从这场值得“一刷再刷”的宝藏演出中，收获各自的人生感悟。

幼年孝亲 星空下，好奇种子萌芽

“天空之上还有什么？”月色下，梳着总角的朱熹举着建盏追问父亲，盏中兔毫纹与星空交叠，像撒了一把碎银。

这是第一幕《鉴天》，也是朱熹思想萌芽的起点。

从背诵《孝经》，到讲解茶盏烧制过程，父亲以“孝亲立身”“盏如人生”给朱熹启蒙，留下“吾儿名‘熹’，含炽火之意，遇烈火而不惧”的叮嘱——

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

“熹儿的功课真是日益精进了，来，过来吃盏茶。”

“父亲，茶盏上的斑纹是怎么变出来的？”

“茶盏烧制，工序繁杂，暗含诸多人生道理。选土、揉泥、拉坯、烧制定型、上釉再烧……经烈火炙烤才能成器。”

“父亲放心，孩儿不怕火炼。”

演出一开始，便用这段温情的父子对话，为朱熹一生的求索埋下伏笔。

在父亲讲解的同时，舞台旋转、光影变幻，一群舞者衣袂翩翩，演绎着建盏入窑烧制、浴身于熊熊烈火的过程。红的火、黑的土、白的烟，在水幕上交织，最后凝成一只曜变盏，釉色里的光斑像极了少年眼里的好奇。

父亲的笑声中，武夷的灵气、为人的道理，都跟着茶香沁进了小朱熹心里。此时的他，还不知道一个“理”字，会成为他一生的追寻。

正如总制作人萨迦多吉所说：“我们想演绎一颗种子，如何在山水与风雨中，长成照亮千年的精神灯塔。”

少年勤学 读万卷书，行山水路

南宋建炎四年（1130），朱熹生于尤溪，后迁居武夷。

人生的风雨来得猝不及防。父亲病逝，临终前，将14岁的朱熹托付给同窗好友、当时的抗金名将刘子羽，并请三位好友——刘子羽的弟弟刘子翬、白水先生刘勉之和籍溪先生胡宪，共同教育朱熹。

第二篇章《仰山》开场，少年朱熹已站在“六经堂”前，对着孔子像恭拜：“弟子朱熹，愿效先贤，勤学不怠，修身明理。”

“六经堂”便是崇安县（今武夷山市）五夫里刘氏家塾，屏山书院的前身，后来成为朱熹授徒讲学的重要场所，“学霸”朱熹少年时期在此求学，受到了系统的儒家教育，这段经历对他入仕以及理学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演出中，屏风散开，书桌整齐排列，一众学子手捧书卷，与朱熹一同诵读刘子翬订立的学规。读书声震



方知理乃刚柔相济之道。”

这是朱子思想的顿悟时刻，也是他从“学者”到“大儒”的蜕变。如果说少年时的“理”还藏在山水里，此刻的“理”，已经成了他可以握在手里、讲给人听的人生准则。

顿悟后的担当，在《家礼》篇章变得温暖而厚重——这是朱子“经世致用”的写照，编《家礼》定民规，创社仓济百姓，把理学从书本落到了民生里。

上元灯节，龙鱼灯在观众席游走；台上灯笼高挂，乡亲们翘首以盼朱熹主持加冠及笄之礼。“自从夫子推行成人礼，人人都说孩子有教养，咱们脸上有光。”质朴的话语中，透露着“礼下庶人”的社会变革。

吉时，留着长须的中年朱子，站在“宗祠”内，声音沉稳；冠者跪坐蒲团上，男子“戴缁布冠”“再戴皮弁”“三戴爵弁”，女子“梳妆，加冠笄”“簪钗”，每一个环节都严格遵循《朱子家礼》，再现传统成人礼的庄严场景。

从“弃尔幼志，顺尔成德”“敬尔威仪，淑慎尔德”的祝词，到集体颂读“君之所贵者，仁也”“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”的家训，礼仪规范与品德修养如春风化雨，温润而有力量。

老年坚守 真理照遍万川

“今日这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总算是完成了，拿去刻印吧。”朱子将一摞手稿交给弟子，送到建阳雕刻、刊印。

在建阳刻印的古籍被称为建本，与浙本、蜀本齐名。两宋时期，建阳是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，鼎盛时，全国六成以上雕版印刷出自建阳。朱子的著作，就是从这里传遍天下。

第四幕《悟心》，便是从建本刻印的场景开始。

舞台变成巨大的“建本雕版”，缓缓抬升至60度倾斜。演员在斜台上起舞，回旋跳跃、腾挪跌宕，金色、红色、紫色光芒映照，建本上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

亲民，在止于至善”等字迹闪闪发亮。

人生的烈火，在晚年骤然燃起。

场景切换，面目狰狞的“黑衣人”从天而降，怒斥朱子：“不孝其亲，不敬于君，不忠于国……逐出去！”这一幕演绎的是“庆元党禁”中，朱子因为反对奸佞权臣，遭到迫害，被污蔑“伪学魁首”的情形。

演出中，老年朱子站在烟雾中，身处困顿，却始终挺直脊梁。傩舞演员戴着面具绕他而行，舞步粗犷，象征着世俗的风雨。

就在绝境之中，舞台突然化作浩渺的星空，幼年时，父亲的教诲再次响起：“盼你遇烈火而不惧，终得大成。”点点星辉下，朱子临溪驻足，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举着建盏追问的自己。

“父亲，孩儿不怕火炼。”

“虽置身世间熊熊烈焰，宁肯焚尽残躯，也要让理学明灯照得更亮些。”

“父亲，天空之上，有万物运行，阴阳变化之理。天即理！”

朱子放声长啸，声音越来越响亮，回应了演出开场提出的疑问，也总结了朱子毕生求索的信念，让“成儒之路”的主题得到升华。

话音落处，九曲溪畔水雾弥漫，一轮明月从天际缓缓升起，映照在万条溪流里，每一条溪都有月亮的影子，每一条溪的月亮都源于同一轮明月。

尾声《万川归一》，四位不同阶段的朱子同时回到舞台，幼年的好奇、少年的苦读、中年的传礼、老年的坚守，都融成一句“月映万川，万川归一”——这是他“天即理”的答案，也是武夷山水孕大儒的真谛。

走出剧场回望，武夷的月光正洒在剧场的穹顶。这场秀哪里是演朱子？是演绎他从武夷山水里汲取的灵气，是演绎他“孝亲、勤学、济民、守道”的一生，更是演绎中华文化里“经火炼方成才”的传承。

演出落幕，15岁的杭州学生陈雨桐意犹未尽：“我要去五夫镇，走他走过的路。”这便是《月映武夷》最动人的力量，让先哲的精神，在年轻人心中生根发芽。

来武夷山，登上壁立万仞的天游峰，品过岩骨花香的武夷茶，再看这场月映万川的文化秀——你会看见，那轮照过朱子的明月，此刻正映在你的眼里；那颗在武夷山水里发芽的种子，此刻正落在你的心里。

得窗棂微微作响，舞台后方的假山、凉亭在水中缓缓平移，几位先生站姿如松，光影从晨光变成暮色，再变成烛火——这是在演“寒窗苦读”的岁月。

“举座且停酒，听我歌远游。”学成后，朱熹吟诵着自己的诗，踏出书院，开始壮游天地、寻师访友。

270度环形屏幕成为流动的武夷山水长卷，水雾弥漫，营造云烟缭绕的意境；舞台下沉到水中，化作万顷九曲碧波；24名舞者身着蓑衣、手持竹篙，踏浪起舞；竹篙敲击水面，溅起的水花被灯光染成金色……一幕幕，艺术化地呈现朱熹跋山涉水、访学论道、激辩求真的情景。

中年担当 传礼济民办实事

《月映武夷》的高潮，莫过于“伞舞”：九曲溪畔，朱熹携众书生在雨中踏歌求索，明悟“理一分殊”要义。

“理一分殊”是宋明理学阐释“一理”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。当代学者将其应用于文明对话，“理一”象征人类共同价值，“分殊”体现文明多样性，为不同文明平等互鉴提供理论支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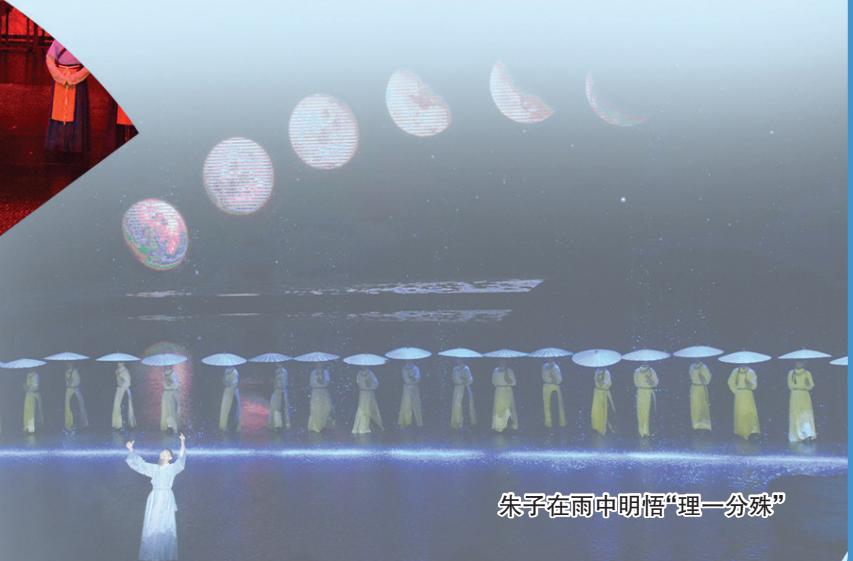
舞台中央，30名书生以伞为“盾”，列阵起舞。屏幕上，“大学之道”“格物致知”“修身齐家”等字样缓缓落下，与真实的水帘交融，分不清是字在雨里，还是雨在字里。

雷电交加，似乎劈开了朱熹的困惑。他从巨石上一跃而下，跑到雨中，对着群山呐喊：

“我见千仞丹崖受云雨剥蚀而不崩，方悟理在天地裂痕处生长。”

“我观九曲溪遇顽石则绕行，遇平缓则蓄势，

朱子家礼中的成人礼仪



朱子在雨中明悟“理一分殊”